

Bound Feet & Western Dress:
A Memoir

Pang-Mei Natasha Chang



小脚与西服

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

张邦梅 著
谭家瑜 译

黄山书社



Bound Feet & Western Dress: A Memoir
Pang-Mei Natasha Chang

小脚与西服 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

张邦梅 著 谭家瑜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脚与西服: 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 (美) 张邦梅著; 谭家瑜译. 一合肥: 黄山书社, 2011. 6

ISBN 978 -7 -5461 -1869 -7

I. ①小… II. ①张… ②谭… III. ①张幼仪 (1900~1988) 生平事迹 IV. ①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3014 号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1211963

Bound Feet and Western Dress

Copyright © 1996 by Pang - Mei Natasha Chang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Doubleday Broadw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书 名: 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

著 者: 张邦梅

译 者: 谭家瑜

责任编辑: 余 玲 张月阳

特约编辑: 马晓茹 萧 桓

装帧设计: 翁 涌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 230071)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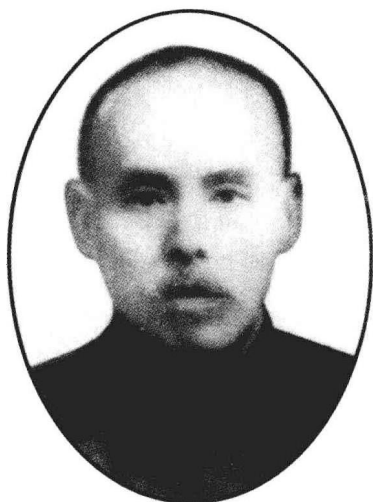
定 价: 28.00 元



张幼仪身穿黑色旗袍于上海拍下这张肖像（约1937年），
时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



张幼仪母亲以端庄姿态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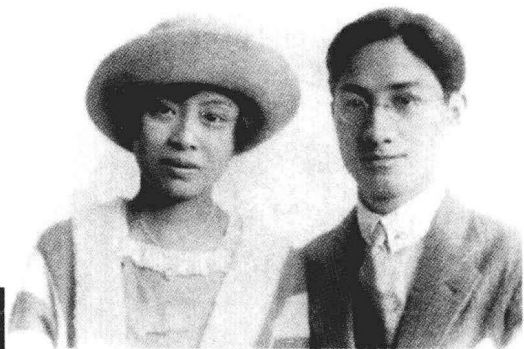
张幼仪父亲是位受人敬重、治家严格的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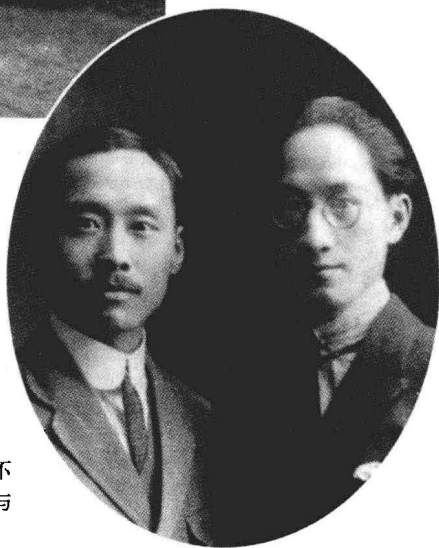
张幼仪与兄弟姐妹于1927年齐聚上海参加双亲丧礼。

左半左起坐者依次为大姐、四妹、张幼仪，立者为三妹及两位嫂子；
右半左起坐者依次为大哥、二哥、八弟、五哥、三哥，立者为七弟、四哥及六哥。

张幼仪与徐志摩 1921 年在欧洲拍摄的第一张合影，影中人穿着入时。翌年二人便告离异。



左起依次为张幼仪的大姐夫、裹着小脚的大姐，以及张幼仪的公婆。当时四人结伴游杭州。大姐与张幼仪的公婆过从甚密，二老因此曾说：但愿大姐嫁给了他们的儿子徐志摩。



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勖与徐志摩。虽然摄影时间不详，但张幼仪相信，二哥并不认为在他们离婚后与徐志摩合影有任何不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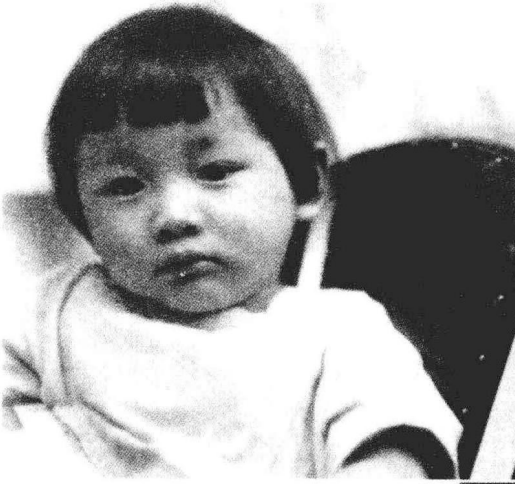


张幼仪1924年摄于德国。她说，女士上街总是带帽，否则有被误认为用人之嫌。



左起依次为张君劭、刘文岛夫人、怀孕的张幼仪和刘文岛。
刘氏夫妇时为巴黎大学学生，在徐志摩抛弃张幼仪后，好心收留了怀有身孕的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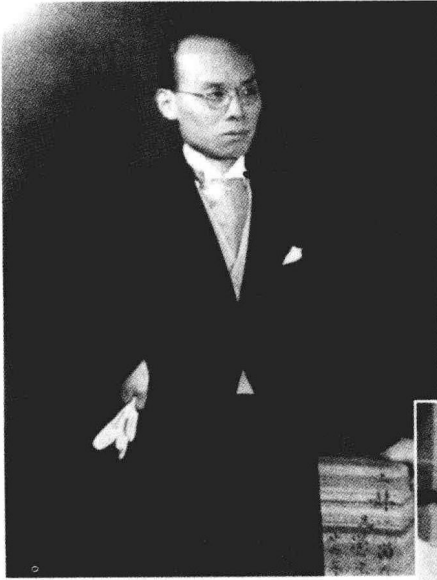
两岁的彼得摄于夭折（1925年）前一年。他生长于柏林，死前只见过父亲一面。



张幼仪在柏林唯一的朋友朵拉疼爱彼得有加，彼得死后，将其遗像悬于案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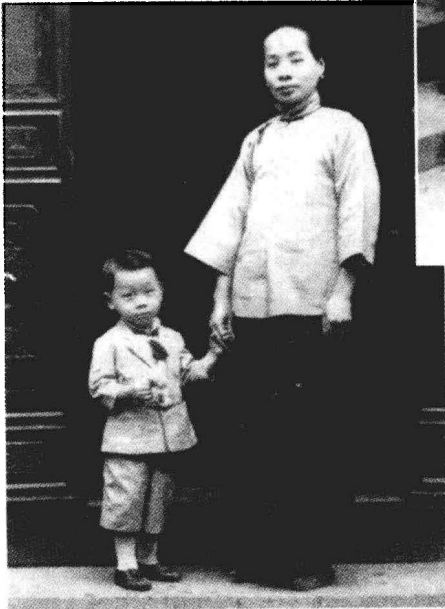


张幼仪自德国返回中国后不久，与母亲、姐妹合影。她那身西服和条纹帽，与披挂传统服饰的姐妹们形成强烈对比。



张幼仪的八弟张嘉铸，即本书作者张邦梅的祖父，盛装参加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他热爱徐志摩，甚至于要别人在他丧礼中朗诵一首徐志摩的诗。

十八岁的张幼仪搂着长子徐积锴。徐家人以他为傲。



徐积锴（乳名阿欢）与祖母摄于硖石镇家门口。

张幼仪与青少年时期的徐积锴。
1926年自德国返乡后，她便独
力抚养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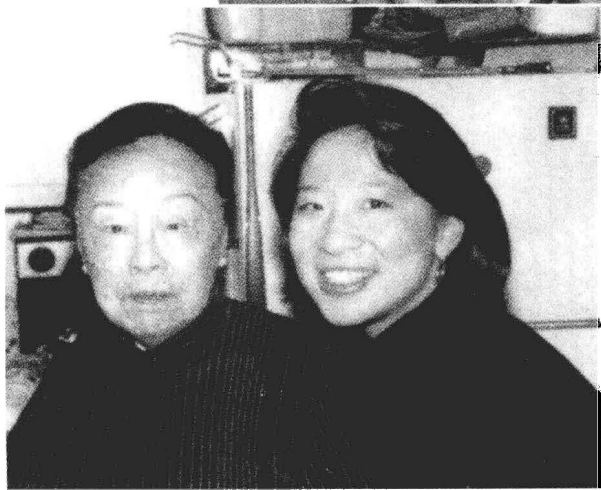


张嘉铸（中立者）于1945
年访美时，与二哥张君
劭、四哥张公权合影。最
终，他们于南加利福尼亚
定居。



孙儿绕膝的张幼仪摄于上海海格路家中。左起依次为玛格丽特、安琪拉、凡恩、冬妮。

张邦梅与家人1991年秋摄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姆登市。坐在哥哥腿上的的是家中爱犬“桂林”，名字取自滨临漓江、以山水著称的广西名城。



1986年圣诞节，张幼仪与张邦梅摄于她在纽约的寓所。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一文不值	7
第二章 三寸金莲	17
第三章 福祿寿喜	27
第四章 嘉国邦明	39
第五章 女子的教育	51
第六章 腊雪寒梅	63
第七章 不三不四	83
第八章 如君之意	95
第九章 小脚与西服	109
第十章 贤贤妻子	129
第十一章 诗人哟!	147
第十二章 感伤之旅	161
第十三章 尴尬地位	175
第十四章 尾声	193
后记	211
附录：纪事表	215
简体字版编后记	225

楔 子

那口从中国带来的雕花桃花心木箱，依然立在爸妈家的客厅里。爸妈家在康涅狄格州，那所房子是我长大的地方。箱子又黑又亮，上头刻的一只虎爪紧抓地面，在摆着由埃姆斯和勒·柯布西耶设计的家具的客厅一角，对我频送秋波。我走向箱子，把玩箱上繁复的铜件，再阖上厚重的盖子。箱里什么都有：中国的秘闻，樟脑的气息，和在另一个时间地点穿着的衣物，其中有奶奶的绣花丝袍，爷爷的无尾晚礼服、白色晚宴外套和马裤，阿嬷^①许妈针脚可爱的围裙，妈夏天到香港买的几件修身高领开衩旗袍。迅速翻弄这些衣服，我对它们如数家珍。我不假思索地将它们折了又叠，这是从小做惯的事。爸教过我怎么折旗袍，折时要注意领子，那是旗袍最重要的部分。我还记得自己曾因爸这么懂女人的衣服而感到尴尬，但他告诉我，那是小时候从他母亲那儿学来的。

^① 即奶奶。——译注

小脚与西服

此刻，我发现了我要找的东西，是一件黑旗袍，姑婆张幼仪——晚年的她是我的明镜与良师——开的云裳服装公司里曾卖过的那种款式。从小，我就拥有这件衣裳，有一天，它从爷爷奶奶自上海带来的家当里冒出来。虽然衣服上没贴标签，但一天午后，我们在家中的箱子里翻翻寻寻时，幼仪一眼就认出了它。“这是我店里来的。”她说。那高兴的口气，仿佛遇见了老友。打从那天起，我就把这衣服当做幼仪的，而且毫不犹豫地接受它的存在，就像接受她晚年对我的馈赠一样。是这件衣服把我们牢牢系在一块儿，载着我们跨越了岁岁年年。

家里大部分亲戚，我似乎生下来就认得，但认识幼仪姑婆的情况却不一样。我清楚记得初见面的情景。那是1974年，当时我九岁，我们张家人一如往常，在四姑婆位于中央公园西路（Central Park West）的公寓聚首。四姑婆自1954年移民纽约后，一直是位成功的服装设计师。她穿着剪裁考究的旗袍，头发用假髻挽得高高的，脸上抹得苍白，还搽了鲜红的唇膏。

我最怕到她家聚会。她老是把哥哥、姐姐和我叫到房间，问我们为什么没变胖些、瘦些、聪明些，或是手脚怎么没变麻利些，嘴巴没变甜些；当我们回答得结结巴巴时，就用上海话笑我们。在四姑婆面前，谁都不许戴眼镜，连妈也包括在内，她受不了别人这副丑样子。

初遇幼仪那晚，我和家人一起被引进四姑婆的客厅，一眼就注意到有位戴副大眼镜的陌生人坐在四姑婆坐的双人椅另一头。她仪态端庄，没有架子，和雍容华贵的四姑婆似乎截然不同。我

很诧异这陌生客竟被允许不摘眼镜。

爸向我们几个孩子宣布：“这是你们的二姑婆，也就是张家二姐，刚从香港到这儿。”

我羞怯地靠近幼仪，在郑重与她握手之时，目光穿透那副眼镜，直入她的双眸。眸中闪着熟识的光芒，好像她自某个遥远的地方就将我铭记在心似的。我记得自己当时立刻有种可以信赖这位女士的感觉。

她住在曼哈顿北部东区的一所公寓里，第二任丈夫过世后，才从香港搬来。张家人给她起了个诨名叫“亲伯伯”，显然是调侃她有几分男子气。我注视着她的短发和深色裤装，喜欢从她身上传出的信息：我讨厌裙装，过去人家老喊我“野丫头”。虽然爸妈从未提起，但我从同辈堂亲和姑姑们那儿听过她离婚的暧昧传言，他们用一种暗示着丢脸、可悲的口吻，谈论她离婚的事。我直视她的脸，想要搜寻“丢脸”或“可悲”的信息，却只看到平静和智慧。初次相见的那晚，我并没有和她说上几句话。虽然我经常在后来的家族聚会中看到她，但直到五年以后，才开始与她交谈。

1979 或 1980 年的夏天，爸打电话给幼仪，邀她来康涅狄格小住数日。他俩显然在之前的一次家族聚会上讨论过这趟远行的可能性。1940 年出生的爸，从孩提时代就和幼仪很熟，那时爸家住上海，转角就是幼仪家。1949 年以后，爸和家人便辗转到香港、东京、巴西圣保罗，然后到美国。幼仪也在同年离开中国大陆，前往香港，在那儿认识第二任丈夫，一直住到 1974 年他

小脚与西服

去世为止。

初访康州的幼仪带来了粽子的食谱和制作材料，妈和我在幼仪监督之下，把肉馅和糯米准备好，然后将大片竹叶放在水里泡软待用。第一个粽子包出来以后，幼仪宣布我们的努力成功了。此后每年夏天，幼仪都会带份新的食谱来，有一年是饺子，还有一年是虾酱。她会在我们准备做菜时仔细监工，然后给我们的成品打分。我喜欢她那种从容不迫、细心周密的方法。我们煮东西时，她就夹杂着英语和中文告诉我中美与古今之别。我在家是讲英语长大的，读高中时才开始学中文。幼仪与我交谈时，从来不讥责我太美国化，或是用我不可能了解她所说的中国的口气。张家这边的亲戚中，没有人是以这样轻松的态度和我说话的，连我自己的爸和爷爷奶奶都一样。

当时处于青少年时期的我，正陷入强烈的认同危机。身为张家第一代在美国出生的人，我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却不知如何取舍。身为华裔美国人的我，渴望拥有可以让自己认同的国家，想要追求一个和自己的过去毫不相干的未来。我热切盼望了解自己的出身，却又对自己的传承感到羞愧。

1983年，我开始在哈佛大学就读，由于东亚研究系声誉卓著，便选为主修科系。本想借此达到了解中国的目的，却因为要系统分析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而产生困惑。令人气馁的是，我所学的东西并未引起我的共鸣，而主修其他学科的同学却暗示我“天生”就应该具备有关中国的知识，也让我深恶痛绝。如果我对中国的了解比不上我的同窗（他们大都是美国人），那我出了什么问题？难道我不够中国？我经常如此戒慎恐惧。

那年在研读“中国史概论”这门课（同学都戏称这是“稻

田课”)时,无意中在一些课文里发现张家人的名字,他们经常被与“五四”时代(约1919至1926年)相提并论。这个时代见证了传统儒家文化在西方思想引领风骚之下所经历的剧变。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中国史上第一次拥护民主的示威活动,“五四”之名由此而来。这个时代的贡献之一,是产生了新文体和新文学。我的两位伯祖张嘉森和张嘉璈^①,也就是张家人口中的“二哥”和“四哥”,因在政治界与银行界的成就而为人所褒奖。我从小就认识二伯祖与四伯祖,他们于1970年代中期过世后,每次我去旧金山探望爷爷奶奶,都会到他们位于加州一座山边的墓地致敬。

令我惊讶的是,姑婆张幼仪也因为和徐志摩离婚而被提及,后者是将西方诗律引进中国现代诗,并协助创办影响文坛的《新月》月刊的浪漫诗人,名噪一时。他们的离婚事件常被称为“中国第一桩现代离婚案”。

大学第一个暑假自校返家后,我热切等待幼仪来访。她在我眼中是位值得尊敬的长辈和不谙世故的移民,这位女士和我在阅读课本时所想象的女中豪杰,会是同一个人吗?她到访的第二天,我便拿出提到她名字的书本,央求她从头告诉我她的故事。

^① 即张君勱和张公权。——译注